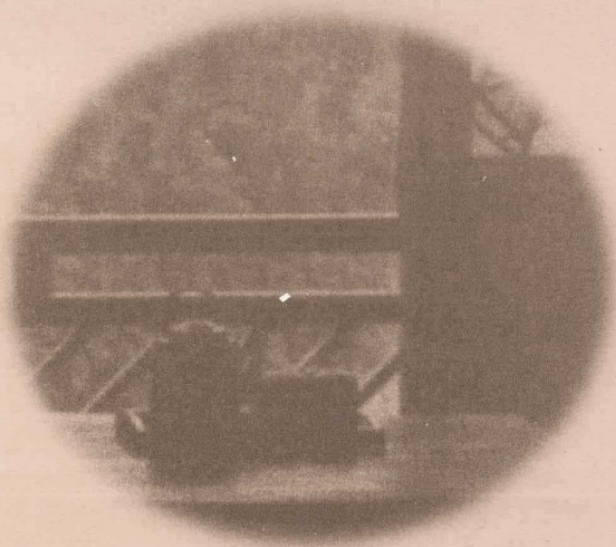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苏 童

灵魂之裸

《 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| 苏

| 童
等

著

灵魂之裸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灵魂之裸 / 苏童等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1.12

(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411-3390-9

I. ①灵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9200 号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BAI NIAN BAI BU WEI XING XIAO SHUO JING DIAN

灵魂之裸

LING HUN ZHI LUO

苏童等 著

责任编辑 杨 了 张庆宁

整体设计 袁银昌

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mm×920mm 1/16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170 千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390-9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蒙	刘海涛	江曾培	汤吉夫
陈建功	郑宗培	桂晓风	雷 达

总序

《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》编者邀我作个序。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，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，就是为其鼓与呼的，现不妨摘录于下，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。

尽管人们可以对“微型小说”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。

它是一种机智，一种敏感，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、某个瞬间、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，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。

因而，它是一种眼光，一种艺术神经。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，一种一针见血、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。

它是一种情绪、怅惘、惊叹、留连、幽默，只此一点。

它是一种智慧。简练是才能的姐妹。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。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：不想强加于人，不想当教师爷，充分地信任读者。

它是一种语言，举一反三，一以当十，字字千斤重。

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，并不窘迫，并不寒伦，肝胆俱全。

它是谦虚的，它自称微型，自称小小。

它又是困难的，几百字，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，无法搭配，无法藏头露尾，无法搞障眼法。

它是一种机遇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！命运啊，这一生，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“微型”呢？

王 蒙

2011年9月26日

目 录

老爱情/苏 童	1
门/苏 童	3
童年的一些事/苏 童	8
香水有毒/崔 立	11
小河流啊流/崔 立	14
那个夏天的知了/崔 立	18
男人的心/崔 立	21
天上下起钞票雨/崔 立	24
听我讲个故事/崔 立	26
华医生/天空的天	29
土匪的爱情/天空的天	33
误会/天空的天	36
你没有权利杀我/天空的天	39
茶一样的女人/天空的天	42
请你原谅我/天空的天	45
永远的一课/天空的天	48
奇 迹/天空的天	51
其实我们懂你的心/厉剑童	54
奇怪的保单/厉剑童	56
天上掉下个金元宝/厉剑童	59
只要你过得比我好/厉剑童	63
春风鼓荡的客车/厉剑童	66
纸条里有你的名字/厉剑童	69
狮子吼/林华玉	72
超级面膜/林华玉	76
完美谋杀/林华玉	79
美 酒/林华玉	82
执板衙役/林华玉	86

天下第一名医/林华玉	-----	89
错 爱/刘春先	-----	92
达令的秘密/刘春先	-----	96
芳 邻/刘春先	-----	99
恐 惧/刘春先	-----	102
危 机/刘春先	-----	105
信 仰/刘春先	-----	107
十七岁那年的		
五枚硬币/巩高峰	-----	111
坐在街边抽烟/巩高峰	-----	114
天涯共此时/巩高峰	-----	117
冬雨兜头/巩高峰	-----	120
二十岁的年轮		
长在夏天/巩高峰	-----	123
第一场胜利/巩高峰	-----	126
一件小事/秦 辉	-----	129
我的槐花爱情/秦 辉	-----	131
如果一切可以重来/秦 辉	-----	132
一个人的站牌/秦 辉	-----	135
童 话/秦 辉	-----	136
失败的实验品/杨辉素	-----	139
复仇的芭比娃娃/杨辉素	-----	143
惊魂棋牌室/杨辉素	-----	146
夜上蝙蝠峰/杨辉素	-----	150
团购爱情/杨辉素	-----	155
做美甲的男人/杨辉素	-----	159
灵魂之裸/万俊华	-----	163
凉 茶/万俊华	-----	167

天 机/万俊华 -----	169
池 鱼/万俊华 -----	171
释 然/万俊华 -----	173
掐死你的温柔/万俊华 -----	175
冬 眠/仲维柯 -----	177
麻三爷和他的鹰/仲维柯 --	179
御 车/仲维柯 -----	182
冬 夜/仲维柯 -----	185
狗狗的最后一天/仲维柯 --	187
傻 姑/仲维柯 -----	190
讨 债/仲维柯 -----	192
我非英雄/仲维柯 -----	195

老爱情

苏 童

我这里讲的爱情故事也许会让一些读者失望，但是当我说完这个故事后，相信也有一些读者会感到一丝震动。

话说 20 世纪 70 年代，我们香椿树街有一对老夫妇，当时是六七十岁的样子，妻子身材高挑，白皮肤，大眼睛，看得出来年轻时候是个美人；丈夫虽然长得不丑，但是个矮子。他们出现在街上，乍一看，不配，仔细一看，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对老夫妻彼此之间是镜子，除了性别不同，他们眼神相似，表情相似，甚至脸上的黑痣，一个在左脸颊，一个在右脸颊，也是配合得天衣无缝。他们到煤店买煤，一只箩筐，一根扁担，丈夫在前面，妻子在后面，这与别人家夫妇抬煤的位置不同，没有办法，不是他们别出心裁，是因为那丈夫矮，力气小，做妻子的反串了男角。

他们还有个女儿，嫁出去了。女儿把自己的孩子丢在父母那里，也不知是为了父母，还是为了自己。她自己大概一个星期回一次娘家。

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女儿在外面敲门，里面立即响起一阵脚步声，老夫妇同时出现在门边，两张苍老而欢乐的笑脸，笑起来两个人的嘴角居然都向右边歪着。

但女儿回家不是向父母微笑的，她的任务似乎是为了埋怨和教训她的双亲。她高声列举着父母所干的糊涂事，包括拖把在地板上流下太多的积水，包括他们对孩子的溺爱，给他吃得太多，穿得也太多，她一边

吃着老人给她做的红枣汤，一边说：“哎，对你们说了多少遍也没用，我看你们是老糊涂了。”

老夫妻一听，忙过去给外孙脱去多余的衣服，他们面带愧色，不敢争辩，似乎默认这么一个事实：他们是老了，是有点糊涂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老夫人给女儿收拾着汤碗，突然捂着胸口，猝然倒了下去，死了。据说死因是心肌梗死。死者人缘好，邻居们听说后都去悼念。他们看见平时不太孝顺的女儿这会儿哭成了泪人，都不觉得奇怪，这么好的母亲死了，她不哭才奇怪呢，他们奇怪的是那老头，他面无表情，坐在亡妻身边，看上去很平静。外孙不懂事，就问：“外公，你怎么不哭？”

老人说：“外公不会哭。外婆死了，外公也会死的，外公今天也会死的。”

孩子说：“你骗人，你什么病也没有，不会死的。”

老人摇摇头，说：“外公不会骗人，外公今天也要死了。你看外婆临死不肯闭眼，她丢不下我，我也丢不下她。我要陪着你外婆哩。”

大人们听见老人的话，都多了心眼，小心地看着他。但老人并没有任何自寻短见的端倪，他一直静静地守在亡妻的身边，坐在一把椅子上。他一直坐在椅子上。夜深了，守夜的人们听见老人喉咙里响起一阵痰声，未及人们做出反应，老人就歪倒在亡妻的灵床下面了。这时就听见自鸣钟“当当当”连响了起来，人们一看，正是夜里12点。

正如他宣布的那样，那个矮个子老人心想事成，陪着妻子一起去了。如果不是人们亲眼看见，谁会相信这样的事情？但这个故事是真的，那对生死相守的老人确有其人，他们是我的邻居，死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同一天。那座老自鸣钟后来就像生了锈一样，任人们怎么拨就是一动也不动。

这个故事叙述起来就是这么简单，不知道你怎么看，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一生能说得最动人的爱情故事。

门

苏童

进来一推，出去一拉

——关于门的谜语

我妹妹像个疯猫一样抓着梳子披头散发在楼下跺脚。

我妹妹跺着脚尖声地喊道，“快到毛头家去，毛头的女人出事了！”

半条街的人都从梦中惊醒，糊里糊涂朝毛头家跑。

毛头家就在街中央，你从各个方向跑去都很近。

毛头的三岁女儿在什么地方幽幽地哭，不知是谁抱着她。我进去的时候，看见堂嫂已经被人从绳套里解下来，躺在地板上。我从她发青的脸上判断堂嫂已经咽气了。人们都在发呆，不知道她怎么突然上吊了。

毛头的姐姐抱着毛头的女儿从厨房里走出来。小女孩的鼻子上还点

着一颗胭脂痣，女孩抽噎着说：“小偷，小偷把花偷走了。”毛头的姐姐亲了亲小女孩的脸，问：“是谁？你看见小偷是谁了吗？”小女孩开始摇头。小女孩提供的另一点情况是小偷半夜里来把花偷走的，小女孩睡着的时候听见妈妈在哭。就这些，小女孩除了抽噎外，就知道这些了。

发现毛头女人上吊的是我妹妹。我妹妹早晨醒来去堂嫂家取牛奶瓶，她敲敲门没有声响，她推了一下发现门是虚掩的，她推门想进屋时觉得门上挂着什么沉重的东西，她用劲一推侧身进去，紧接着发现了堂嫂。堂嫂吊在门框上，这是早晨六点半钟的事。这个早晨我妹妹差点吓疯了。

我们街上尽出稀奇古怪的事。你就难以相信为了一盆五针松，我堂嫂会走绝路，五针松再怎么风靡一时，它总没有一条人命值钱。你难以相信的是事情就是这样给倒过来了。

毛头从外地赶回来给堂嫂出殡，毛头伏在堂嫂身上哽咽着说：“我喜欢五针松，可是偷了就偷了，你怎么能走绝路呢？”毛头痴痴呆呆，他对我说：“我要杀了那小偷。”街上人也都说抓住那小偷千刀万剐也不解气。但是我们这儿的小偷层出不穷，像雨后春笋一样多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害了堂嫂命的小偷呢？

说句良心话，一切主要怪堂嫂自己。堂嫂的心胸像针眼那么细，小偷只是想要一盆花，小偷根本没想要堂嫂的命。堂嫂要自杀小偷绝对意料不到。说句良心话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另外，有一个问题让我心存疑窦，那就是门的问题，门完好无损，没有一丝被撬的痕迹。我跟勘测现场的大盖帽同志交谈过，他们也怀疑门当时是开着的。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，你不能排除小偷备有万能钥匙的可能。街上的人都知道毛头的女人非常谨慎小心，她对小偷的防范一向是天衣无缝的。白天黑夜紧闭门窗，不管谁去敲她家门，她都要连问三遍，“你是谁？”她怎么可能忘了关门呢？

大概是过了半年，堂嫂之死渐渐被人们淡忘了。但是有一天一辆警车开到我们街上来，把老实巴交的发发带走了。我妹妹很快地溜回家说：“你们想不到吧？发发是个老偷手。他偷了五年了，你们谁能想到发发是个老偷手？”

这事确实让人想不到。更想不到的是发发供出来，毛头家的五针松是他偷去卖了。卖了四百元钱。但发发说他光是偷花，没有偷人，毛头女人的死跟他毫无关系。发发还赌咒发誓，他不是存心想偷花的。他那天夜里去楼上找朱明玩麻将，发现毛头家的门虚掩着，发发强调说那回是顺手牵羊。他根本没想到毛头的女人会自杀的，谁让她忘了关门呢？

门果然是开着的。我这样想。但门开着又能说明什么？你总不能把善良而贤惠的堂嫂从公墓里叫醒，诘问她你为什么把门开着。俗话说千里马也有失蹄的时候，你应该相信堂嫂那天忘了关门从而奠定了她的悲剧命运。

发发上了山，大盖帽同志又传讯了朱明。朱明是个火气冲天的翻砂工。他一进门就嚷嚷：“我不偷不抢不奸不淫，找我干什么？你们加起来还不如警犬呢，警犬还知道往四楼跑，你们光知道瞎他妈传讯，有屁用？！”大盖帽同志听出朱明话里有话，立即警觉起来，他用记录笔敲敲手背：“你说四楼，四楼是什么意思？”朱明脖子一梗说：“什么意思？你们都是吃干饭的？有脸来问我什么意思？”大盖帽同志就走过来安慰朱明：“我们知道你是个好同志，请你来只是想了解一点情况。”朱明把脸转向窗户，过了几秒钟他吹了声口哨。朱明说：“他们俩勾勾搭搭，逃不过我的眼睛。”大盖帽同志一惊：“谁跟谁？你说谁跟谁勾勾搭搭？”朱明已经站了起来，他走到门边时朝大盖帽同志扮了个鬼脸：“谁跟谁？当然是女人跟男人啦。”

然后就冒出了四楼上的单身汉老史。老史搅到这件事情里来就乱套了。

我如果把朱明的说法告诉外地的毛头，毛头说不定会连夜赶回来把朱明杀了。毛头绝对不相信。谁也不会相信。我堂嫂的贤淑本分一向为街坊所称道，你傍晚时候走过她家的楼下，当你看见她戴着蓝布袖套在阳台上浇花的情景，或者你在菜场看见她提着一大篮青菜低着头在人群里往外挤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相信朱明那狗日的胡言乱语。而那个瘦竹竿一样的老史又古怪又猥琐，他根本就无法跟我堂嫂联系起来。

据说大盖帽同志找到老史的时候，老史正和一群小孩子玩搬家。老史的古怪最主要的表现在于他喜欢和小孩子玩。老史喜欢小孩子，大人一个也不喜欢。老史一见大盖帽同志就说：“你看我忙着呢，没工夫跟你说话。”老史又说：“我马上还要给他们猜谜语，是儿童谜语。你是大人就不要猜了。”大盖帽同志坐在一旁耐心地等待，他看见六七颗小脑袋围住了老史的大脑袋，老史咳嗽了一声慢慢地说出第一条谜语：

“进来一推出去一拉，是什么？”

“门！”小孩子一齐高声喊。

“对，就是门。”老史轮流拍着六七颗小脑袋，他沉吟了一会儿，又说出第二条谜语。

“关上一声响，小偷进不来，是什么？”

“还是门！”小孩子又一齐喊起来。

大盖帽同志不明白老史这样有什么乐趣。他终于不耐烦地冲进孩子群里把他们朝门外撵。据说大盖帽同志拐弯抹角切入正题时，老史哈哈大笑。老史指着自己鼻子问：“你是说我跟毛头女人有暧昧关系？这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我就没有对女人发生过兴趣，不瞒你说，我不行。”大盖帽同志说：“怎么不行？”老史抓抓腮帮凑到他耳朵边说：“不瞒你说，我阳痿。”大盖帽同志的脸差点红了起来，他相信老史说的是实话，但他不明白狗日的朱明为什么要把祸水引到老史这儿来。

我堂嫂是清白的。事实证明朱明是胡说八道，一个活人玷污一个死

者的贞节多么可怕，但狗日的朱明不管事实，他死不认错，他说他经常看见他们在楼梯口碰到，眉来眼去的，大盖帽同志追问：“除了你，还有没有其他人看见呢？”朱明说：“当然有。她女儿每次都在。”朱明又说：“他们借女孩做幌子勾勾搭搭的，这还不明白？老史逗女孩是假，逗女孩她妈才是真的。”

这样毛头的小女孩也成了一条小小的线索。堂嫂死后小女孩寄养在毛头姐姐家里。有一天毛头姐姐带着小女孩回家，在楼梯上撞见了老史。老史一见小女孩就抱住她说：“我来给你猜个谜语，进来一推出去一拉是什么？”小女孩立即叫起来：“门！”老史又说：“关上一声响，小偷进不来，是什么？”小女孩扭了扭身子说：“还是门，你怎么老让我猜这个谜语呀？”老史就笑了，他摸摸小女孩的头上四楼去，毛头的姐姐听着那脚步声突然觉得记忆亮了一下，她问小女孩：“老史叔叔让你妈猜过谜语吗？”小女孩说：“没有。他只给小孩猜谜语。”毛头的姐姐说：“那你妈呢，她在一边干什么？”小女孩说：“她在一边听呀，她跟我一起说，门——”毛头的姐姐眼睛又亮了一下，她想再问女孩一句话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跟我一样，毛头的姐姐也发现了门在堂嫂之死中的重要位置。可是你发现的这个问题不宜再张扬了。其中的奥秘不言而喻——出事那天是堂嫂把门开着的。

堂嫂死了一周年了。有一回我在公园里看见老史在钓鱼，我陪着他钓了一下午。我发现老史开始回避起堂嫂之死的话题，他似乎知道老街上的纷纷传言，我打听他最后一次见到堂嫂的情景，老史沉默了半天。突然说：“我一点也不明白她的意思，她看着我笑，她站在门槛上把门一推一拉地玩。”又沉默了一会儿，老史微笑着说：“也许都是因为那个谜语。门。她就把门一推一拉地玩。”

我觉得老史是个不折不扣的性功能障碍者。但是你没有理由对老史说三道四的。你只能恨发发为什么偏偏那天夜里偷上了门，偷掉了毛头

心爱的五针松？发发现在上了山，发发就是让一枪崩了也过不过分。

说来说去我堂嫂的心胸像针眼那么细。无论怎么她也不应该把自己吊到门框上去的。如果我是堂嫂，我每夜把门虚掩着等人，谁也管不着。问题是你活着总有盼头，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。

你说是不是？

童年的一些事

苏 童

我们家以前住在一座化工厂的对面，化工厂的大门与我家的门几乎可以说是面面相觑的。我很小的时候因为没事可做，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，常常就站在家门口，看化工厂的工人上班，还看他们下班。

化工厂工人的工作服很奇怪，是用黑色的绸质布料做的，袖口和裤脚都被收了起来，裤子有点像习武人喜欢穿的灯笼裤，衣服也有点像“灯笼服”。化工厂的男男女女一进厂门就都换上那种衣服，有风的时候，看他们在厂区内走动，衣服裤子全都鼓了起来，确实有点像灯笼。我至今也不知道为化工厂设计工作服的人是怎么想的，这样的工作服与当时流行的蓝色工装格格不入，也使穿那种工作服的人看上去与别的工